

谷雨文学创作丛书 ● 评论集

小说创作艺术谈

吴松亭



WENXUE CHUANGZUO CONGSHU

谷雨文学创作丛书·评论集

小说创作艺术谈

吴松亭



江西人民出版社

小说创作艺术谈

吴松亭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新魏路)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 1/36 5,888印张 12万字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40册

统一书号: 10110·455 定价1.00元

· 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主编 ·



吴松亭

1937年5月生。
196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分配在《文艺报》任编辑。1973年底回江西工作以来，一直在《星火》编辑部任编辑。从1964年起，先后在省内外报刊发表评论文章百余篇。《时代光明的礼赞——谈黄宗英的报告文学》1982年获江西省社会科学论文奖。《杨佩珍创作的新突破》一文获江西省人民政府1984年颁发的文艺评论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序

蒋天佐

听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的同志说，由他们编订的谷雨文学创作丛书，江西人民出版社同意出版，并决定一次出版本省的五位中年评论家的评论集。我虽在病房里，听了之后也是非常高兴的。这高兴，固然是因为我也曾写过一些评论，深知写评论的艰辛和对于创作的作用，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一次出版五部评论集，这在江西实在是件破天荒的事。

省作协的同志让我为这件事说几句话，算作序言，当然我是乐意从命的。然而，从何说起呢？

窗外的秋阳融融和和，金风带着爽人的色彩飘拂着，使我这个卧病的人也精神倍增，思考着文艺界的现状和前景。恰好，俊山等几位同志来访，很自然地谈论起这五部评论集以及我省的评论和创作的发展，这使我的序言写得很顺利。

这两年似乎有一种传说，认为写评论是件很容易的事，比如听了故事、小说，看了戏剧、电影，小孩子也能说出几句“批评”的话，何况成年人，何况文艺工作者！于是评论工作者受到了不同程度

的轻视。其实，小孩子的话是不是真正的文艺评论，是很值得研究的。即使成年人，多年的文艺工作者，也未必能写好文艺评论。创作难，评论也不易。这个观念，只有参加评论实践的人，才能有深刻的认识。

吴松亭、吴海、陈良运、周劭馨、周书文等五位同志，不顾世俗的偏见，坚持从事评论工作；省作协的同志们也以发展文艺事业为己任，热情地有效地支持评论工作，这都是难能可贵的。而且自一九七九年以来，他们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他们的文章不断见于省内外的报刊；这些文章对于创作和理论研究都有自己的价值，因而引起了创作界和评论界的注意。现在又结集出版，可以肯定，必将对今后的评论工作有所促进。

据我所知，江西的创作很重视革命历史题材，这是江西当代创作的一个鲜明特点，也是一个优良传统。不论是小说、诗歌、戏剧、电影，还是美术、音乐、舞蹈，在革命历史题材这个广阔天地里，都开放出引人注目的鲜艳花朵。对于这些独具特色的花朵的浇灌和研究，或者对于已有的经验的理论概括，或者对于新的创作问题的新探索，都是评论家的重要任务。江西的评论家抓住了这个任务，并栽培了自己的花。松亭的《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散论》、劭馨的《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新视

野》等，就是具有新见解的系统化的好文章。

近几年，江西的创作界涌现了不少新人。他们都是青年，在各自的创作道路上，既有成功的快乐，也有失败的苦闷。不论成功或失败，他们都需要评论家的热情帮助。在这方面，松亭、吴海、劭馨等不少同志都极关注。吴海在六十年代初就注意评论新人新作，近几年则更加注意了。他们对青年作家陈世旭等人的作品，表现了很大的热心。当然，他们的评论不限于江西的青年作者，还把视角对向全国新出现的有成就的作家作品。比如松亭对谌容的评论，吴海对刘心武《班主任》的评论，劭馨对一大批中篇小说家的评论等，都写得很扎实。松亭等人对杨佩瑾小说的评论，书文等人对罗旋小说的评论，也带有全国意义。

关于新诗的研究和探索，江西评论家中较突出的是陈良运。六十年代中，陈良运就以青年诗人的清新面貌出现于诗坛，受到老一代诗人和评论家的扶持。因为他是年轻的诗人，所以他就以诗人的独特艺术感受力、鉴赏力，去探讨新诗创作的某些规律性问题，他的论文如《关于新诗的感情境界》等就颇有见地。“五四”时代产生的新诗，以新的面貌给中国诗歌史划出了一个新的时代。但任何艺术形式，都会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出现新的问题。不论评论者还是创作者，如果从诗歌发展史出发，从

新诗的创作实际出发，能从规律中引出新的路子，那就很好了。

另外，关于古典文学的评论与研究，过去江西评论界注意得还不够。近几年，有些同志的评论兼及古今中外，这对论域的扩大和思想的丰富，都极有益处。书文在写当代评论之余，也写了一些关于《红楼梦》的评论。说到《红楼梦》的评论与研究，自从它被传抄问世以来，积累至今，可谓卷帙浩繁了。书文希望更换角度着眼，是不错的。这里我联想起另外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新的文艺评论家和旧的纯学术研究的专家们在着眼点上的不同。新的文艺评论家的众多评论，就其本质来讲，大都是从鉴赏论联系到创作论，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古典文学的评论，给与当代创作上的借鉴，更有直接的意义。

我还想说一说评论风格问题。以往，人们都喜欢谈论作家的创作风格，却很少有人注意评论家的评论风格。这也难怪，因为在相当长的时期，评论文章仿佛一个模子扣出来的，容不得个人风格，正象创作上的公式化一样。其实，评论有风格，也应该有风格，这在中国的古典评论和欧洲的近代评论中，是不乏典范的先例的。举例太烦，姑且不举吧。总之，造成独特风格的因素，评论悉如创作，那就是文中有“我”。这“我”，并非个人炫耀，

而是独特的观察角度，独特的论证方法，独特的表达方式，以及独特的语言和感情（写评论文章也是有感情的）。松亭等五位，在评论风格上也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特色，可以引起读者的思考和寻味。不过，似乎还应该更鲜明些。

我上边说的一些话，颇有点象开列帐单，但我目前只能用这样的方法，才觉得把问题说明白。最近两年，出现了关于探讨文艺研究新方法的热潮。方法与观点，互相起作用，探讨研究方法以促进视野的扩大，是完全必要的，至于表述方法，那就应该多样化。这个丛书的评论方法是新还是旧，我现在用的评论方法是新还是旧，我都说不清。但我想，凡是准确地说明客观现象、揭示其本质的方法，都应该被看作科学的方法。

但是，这并不是说，这次出版的五部评论集没有值得改进和提高的方面，它们都有各自的不足之处。创作者和一般读者，都喜欢读到既深刻透辟、见解新颖，又洋溢着激情文采的文艺评论；希望评论文章写得有理有情，读来饶有兴味，启人睿智。读者的这个要求，评论家们还是应该高度重视的。科学性和生动性，学术性和通俗性，不是不可以统一的。当然，一篇评论和一篇创作一样，不可能面面俱到，包罗万象。评论家的勇气，评论家的天职，就在于提出新问题，敢于维护真理，敢于批评

谬误。而维护与批评，都应该是充分说理的。这里的五部评论集，不管它们有怎样的缺陷，但在评论者的勇气和天职上，都值得肯定。

由这五部评论集而想起的，还有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即如何使评论更加科学化。文艺评论是科学，具有自己的独立性。虽然因见解的不同而引起争论，但并不意味着文艺评论本身带有随意性，允许信口开河。即使所谓“纯理论”的研究，也是通过争论逐步接近真理的。文艺评论的严肃的科学性，要求评论者必须深入细致地研究、理解、掌握评论对象及其在历史、美学上的位置。因为文艺评论的对象常是作家作品，所以评论家应该具备较高的艺术感受能力和美的鉴赏能力，发而为文，又需要丰富的表达能力。这些能力的取得，就要靠知识的积累和文学艺术的素养。评论的对象虽然是某个作家作品，然而评论家赖以观察和思维的依据，决不仅仅限于这个作家作品本身，也不限于一般的文学史、艺术史和文艺理论的知识，而要常常涉及其它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领域。这样评论作家作品，就不会被某个作家作品所局限。抛开具体的作家作品，评论就成为脱离实际的空谈；如果就事论事，缺乏纵的和横的比较和参照，那么评论就很可能变成某个作家作品的俘虏和附庸，再凭主观而抑扬，那就势必上下左右失据了。任何形态的文艺现象，

归根到底，都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的特殊性只在于艺术美。因此，评论家评论某个作家作品，应该把它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来考察，来研究；它的艺术个性和地位，也只有放在文学艺术史上才能看出来。通过认真的比较就不难发现，恩格斯所指出的关于“历史的观点和美学的观点”，应该说是文艺评论科学化的最有概括性的原则。

说到此虽然意犹未尽，但不能不停下笔来，因为话说得不少了，有些理论问题，也不是我这样的纵意而谈的“散文”所能谈透的。读者还是看本书的“正传”吧！

一九八五年秋

目 录

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散论·····	(1)
杨佩瑾创作的新突破·····	(22)
——评长篇小说《旋风》	
评《人民在战斗》·····	(42)
广阔的时代视野 丰满的人物形象·····	(52)
——评柳溪的长篇小说《功与罪》	
革命风云的生动画卷·····	(67)
——读长篇小说《澎湃的赤水河》	
湛容创作论·····	(79)
江鱼中篇小说创作管窥·····	(99)
改革文学的新篇章·····	(109)
——谈中篇小说《冲出轨道的星》	
陈世旭短篇小说创作琐谈·····	(117)
他不倦地追求和开掘生活中的美·····	(123)
评《四个四十岁的男人》·····	(129)
大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136)
要善于观察·····	(143)

激情·思考·角度·····	(146)
每一个人物在他的地位上都是主角·····	(152)
血肉丰满 生动传神·····	(160)
——老通宝形象塑造琐谈	
细节描写漫议·····	(169)
生活史的剪接艺术·····	(178)
——《李顺大造屋》的结构艺术	
“最难的是开头”·····	(187)
曲终奏雅·····	(192)
——短篇小说的结尾艺术	

革命历史题材长篇

小说创作散论

一

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是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它可以使读者从中深入认识和了解我们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光荣历史，帮助人们正确地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人生观，并在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中，激发起人们的革命责任感和使命感，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热情，以及自觉的献身精神。因此，重视并发展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近几年来，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中，长篇小说创作的发展比较突出，短短七年内，已有近三百部作品问世。随着作品数量的逐年递增，作家的队伍日益壮大，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也愈来愈丰富多彩，形成了一个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热潮。七年来，由于新老作家的共同努力，勤奋笔

耕，革命历史生活的沃土上开出了一簇簇异卉佳花。五、六十年代在这一创作领域中有特殊建树的作家，如欧阳山、梁斌、吴强、杨沫、曲波、冯德英等，这几年又奉献出长篇新作，其中有的作品在读者中还享有较高的盛誉。冯德英的《山菊花》，成功地塑造了革命妇女桃子的形象，这一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毫无愧色地进入了新文学的人物画廊。欧阳山的《柳暗花明》，以抗日战争的早期为历史背景，描述了“九·一八”、“一·二八”、“七·七”事变和西安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在广州的反响，从广州这个生活窗口反映出时代的大动荡和历史的大变化。曲波的《桥隆飙》，写的是传奇人物，用的是传统的手法，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从而在相当广泛的读者中争相传阅。当然，新时期里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主要还是依赖于大批的后来居上者。其中包括多年从事长篇创作而在近年来才突破自己的文坛宿将，也包括过去擅长短篇佳构而后来跻身长篇之林的中、老作家，还有一些纯属新手但起点很高的作者。正是这样一批生活底子雄厚，艺术功力较深的老中青作家，以他们的精心创造，给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之林平添了春色。此类佳作举其要者有《冬天里的春天》、《旋风》、《黄河东流去》、《漩流》、《瀑布》、《功与罪》、《伞》、《吾也狂医生》、《宝姑》、

《求》、《梅》、《覆灭》、《刺绣者的花》、《云崖初暖》、《淮海大战》、《决战》……这些小说，或因构思的别致，或因形象的丰满，或因画面的开阔，或因主题的深远，或因手法的新颖，而各具引人的艺术魅力。此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的大力塑造，描述和评价历史人物的传记文学的兴起，普通人形象的成为作品中的主人公，革命与爱情的辩证统一的描写等等，更增强了这类题材创作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诚然，如同人们所认为的，近几年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从总体上看还没有超过五、六十年代的优秀作品如《红岩》、《红旗谱》、《红日》、《青春之歌》，但是，反映在近年来的一些作品中的新特点、新追求、新开拓却是有目共睹的。本文着重论述的正是这方面的新成就。

二

近年来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新特点，首先表现为对社会生活描写的广阔性。从不少作品可以看出，一些作家已经不再满足于单纯地、孤立地写一桩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一个英雄人物的生活道路，一支军队的战斗历程，而是把目光投向特定历史时期的整个社会生活，在作品中容纳进更为深广的历史生活内容。这些小说，在社会历史的大